

这里没有夏天

雷加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里没有夏天

雷加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里没有夏天

雷 加

责任编辑：赵洪峰 颜家文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25 插页：2 字数：122,000

印数：1—1,600

ISBN 7—5404—0199—0/I·144

统一书号：10456·327 定价：1.20元

目 录

女计量工	1
卡一霞	15
工地早晨	24
桃汛	32
三门峡截流小记	38
严峻的时刻	61
一绺白发	67
玉门人	73
抗震篇	82
八街女儿	99
马家沟矿片断	109
这里没有夏天	123
七个.....和一个	136
同屋人	150
女养路工	160
水碑	162
洪水之夜	170
街洪	176
“百年一遇”手记	183

女 计 量 工

一

你问什么值得骄傲吗？

让我想想看。我不能一下子说清楚，你第一句话问这间宿舍为什么这么干净？我又怎么回答呢？我们这里住着四位年轻姑娘，我比她们还要年轻，刚刚满二十周岁。就象一个爱吃的人，如果你问他最爱吃的是什么，他也不能一下子就回答你的。

最好的回答就是：我们热爱生活。没有今天，也就没有将来。如果只有青春，没有将来，谁会把它当成骄傲呢？

我的父亲是五级工；可是我已经是四级工了。你看，青年人在新社会进步得多快！不，这并不是我的骄傲……

我骄傲的是，将来我在拖拉机厂干的是一个新的工种——计量工。

听我们的教员说，全厂只有一个基准组。基准组的工作间正在建造。这里有恒温设备，空气的温湿度都是一定的。地

板下面是水泥、炉渣和沥青，地板上面是人造牛皮。墙壁用绝热板隔开，漆上天蓝色。天花板是空心的，三层窗户，几道门……这一切都与仪器的精确度有关。基准组按照检定系统，统一全厂的量具，使所有机件在统一的标准下，按照自己的规格制造出来。

这样，一台拖拉机在田野上就会正常地工作起来，不用说对它还得进行养护和修整。不管在中国的什么地方，也不管千万台中的任何一台，它的机件都可以互换使用。没有人能把一只牛的心脏安在另外一条牛的胸膛里；但是一个发动机，可以从这台拖拉机搬到那台拖拉机上。

计量工要做的，就是这样很关紧要的一件事。再过一个星期，我在这个训练班里就要毕业了。明天我们要开一个学习交流会。你知道吗？他们要我在会上做一个报告，谈谈学习经验。我可谈不出什么经验来。对我来说，学习是困难的。想起在旧社会根本没有念书的机会，现在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不是一个爱哭的女孩子。以后你就会知道，我遇到难过的事，会想各种法子不哭出来。为了不哭，最好是笑。我常常笑，有时笑得莫名其妙，也是这个缘故。解放前，只是为了要念书，家里又没有钱，常常一个人偷着哭……。

二

我叫温秀文。我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姐姐早出嫁了，

弟弟今年才五岁，一家人都爱这个弟弟。

以前我只读过四年书。一解放我就进了工人夜校。从前不能读书，现在有了读书的机会了；可是，上海“二·六”轰炸时，我又辍学了。一九五一年我考进了纺织机械厂，当时父亲对我说：

“现在我们工厂招人，你进厂工作吧！我当然愿意你念书，可是过去念不起书的，也不是你一个……”

我看得出来，我念不成书自然使他难过，真正使他难过的，还是让自己的女儿进了工厂。

他爱我和爱弟弟，有些不同。他过于把我看成一个女孩子。既然不得已让我进了工厂，我在工厂里就得按照他的意思办事，就是要规规矩矩的。

他这种心理，我是后来看出来的。他在二厂，也叫我在二厂。他的熟朋友很多，我以为他，或者他那些熟朋友会教我一些手艺的。可是我想错了。父亲根本不教我。有时开会，父亲也总是借故向他的熟朋友说一声，让我先回家去。

有人说，每个父亲都有过自己的童年，奇怪的是，当他对待孩子的时候，为什么偏偏忘记自己童年时代的心情呢？不知道你觉得这句话对不对？

我家里有一只小狗。在屋子里它总是围着我的膝盖戏耍。到了野外，它就跳在前面去了。我也许正象这只小狗，既然天地这么广阔，所以一有机会，我就想法调到一厂去。

一厂离家远些，要走半个钟头的路。我喜欢跑路，走呀走的由工厂到家了，又走呀走的由家到工厂了。路上有许多

人，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匆忙，心里很高兴。当时的心情就是这样的。不过，真正的快乐，在于我能上团课了。

起初我以为父亲只是为了这个，才不让我开会的。他哪里知道，团课就是学习。对于青年来说，这是最好的学校，父亲知道了，一定会高兴的。其实不然，我每次回来晚了，父亲的脸色就象他背上湿透的汗褂子一样。猜想我参加了团的活动，可是我不敢告诉他。

父亲的想法，一直不变。他从前憎恨国民党，现在觉得共产党温暖；但是他不参加。他认为这是年轻人的事，好哇！我正是一个年轻人，那末轮到我了；可是他又悄悄对妈妈说：“女孩子总是女孩子，等弟弟长大了再说吧！”我可是希望连爸爸带妈妈一齐入党才好。为什么住在一个房檐底下，大人和孩子的想法，有时这样不同？

有一天，父亲和我吵起来了。这是头一次。我进门一看，妈妈和弟弟都不在家。家里乱糟糟的，父亲背着我，叉开腿站着，听见我的脚步声，回过脸来说：“这么晚还回来干什么？下次再这样，不要回家来！”

父亲从来没有这般对待过我，我想他一定趁着妈妈不在家才这样的。我呢？那天刚刚举行入团仪式，同志们那番亲切的谈话，还在心窝里暖暖的。这种情况，我怎么受得了呢？我听完他的话，拿起一条毯子就向外跑。

我一直向前跑着，行人在我身边擦过，风在我耳边吹过，我一气跑到姐姐家里，声言再也不回去了。

这件事真不知如何收场，要不是第二天我知道了那天弟

弟病了，妈妈等爸爸等不回来，一个人抱着弟弟上医院了，爸爸回家一看，自然着急，他想，哪怕有我跟着进医院，他也放心些……我的心肠软了，我又回家了。妈妈抱着我哭了一顿，爸爸不言语，弟弟打了一针好多了，他在一旁用手指羞我，我就忍不住笑了。

我入团的事，爸爸后来也听说了一些，我回家也常说到团里的事，可是我一直没有当面告诉他。有一次，我和妈妈商议给灾区募捐的事，爸爸在一旁插嘴说：“你还用商量，你不是青年团员吗？”就这么才把这件事公开了。

一九五四年我又入了党。这一次，我同爸爸妈妈都说了。爸爸没有说话，妈妈却哭了。她说：“孩子，你身子这么坏，叫你进厂就亏了你……”我在一旁又笑起来。爸爸说：“你只会傻笑。”我说：“为什么不笑呢？你看妈妈也明白多了。她知道一入党要做很多工作……”“好吧！这都是你们孩子的事。”爸爸说完这句不明不白的话就出去了。

他的态度还和从前一样，认为入党入团都与他无关。不过，他还是有些变了，此后，不论什么事，他都和我商量，然后叫妈妈附议就是了。以前却是刚刚相反。

最明显的，就是支援拖拉机厂这件事。那几天，工厂里掀起了一阵热潮。全国第一个拖拉机厂叫得多么响呵！许多人问洛阳在哪里，有多大？有人说，那里还没有上海一条街长，可是立刻有人反驳道：“不能小看新建的城市，也许二十年后……”象我爸爸那样曾到杭州休养过的老工人，有几个都报名了。至于爸爸我看得出来，这回比叫他入党还为难。

入党，他还可以说年纪大了，这回可正需要老技术工人。上海，哪一条马路也不是他的；可是住惯了的那两间破房子，他可一时难割难舍。党支部问我，我就把这些情况讲了，接着我说：“我爸要是不能去，能不能让我去呢？”支部负责人说：“当然不能让所有老工人全去，你去也成。”

这天晚上，爸爸坐在我的对面，他的手放在小桌子上面。我最喜欢爸爸那双手，上面刺着字，长着汗毛，指甲盖里藏着永远洗不掉的油渍，这双手多么配去摆弄机器呵！我可只是一个检验工，我的手还是和在学校里一个样子。我知道爸爸又要和我商议什么事了。过了一阵，他才说：“你说，我不去不行吗？”“怎么能不去，你不去我去。”也许我说得太突然了。他直盯着我的眼睛，最后在他喉咙里哼了一声。一句话也没有说，悄悄走开了。

一连几天，他都不舒服。他很少和我打对面；但当我转身的时候，他又偷偷注视我，想和我说什么的样子。他为了我去洛阳感到不安吧！或者他在想既叫自己留在上海，如何也叫我留在上海吧！我在心中和他辩论道：“如果你借口我年纪小，不让我去，当工厂动员你自己的时候，你又怎样回答呢？那就是老的不去，小的也不去了……”

支援拖拉机厂的人，并不是立刻就动身的，还得先留在上海矿山机器厂学习。学习的时间是一年，紧张的空气大大缓和下来了。爸爸终于说：“我从来也没有阻拦你，要去就去吧！”

可是我的母亲听了这句话，一连哭了两天，还有我的姐姐，也赶来凑趣，陪着母亲一起哭。

这一年过得真快，从一九五五年的夏天到一九五六年的夏天，仿佛树叶子一直挂在树上，没有落过。

我本来是翻砂车间的三级检验工。这回又变成金工成品检验工了。那里老师傅很多，个个都会帮助我学习的；可是我这个实习工人又是一个要完成行政任务的检验工，老师傅多半是瞧不起检验工的。

头一次我检验一个机件的圆孔，我拿千分尺左比量右比量，觉得不是圆的，是扁的。我说相差零点几丝，老师傅走过来忘了我是学习工，对我说：“毛孩子，凭这个你当什么检验工？”他用千分尺一卡，一点也不差。血涌到头上，羞得我动也动弹不得。老师傅走了，我又偷偷卡了几回，还是扁的，不是圆的，这不是怪事吗？这次我差点哭出来，可是我没有哭。我走到老师傅面前说：“你看我的手上有什么毛病？”他当是我的手上扎了刺什么的，戴上眼镜仔细瞧了瞧，说：“什么也没有啊！”我又说：“不，我问，为什么你拿千分尺量对了，我拿千分尺就量不对呢？这不是我的手有毛病吗？”他的脸变得和善得多，微笑着说：“对！你倒怪聪明，我来教你吧！”

仪器都是精确的，要是操作得不好，也会造成错误。我和老师傅的关系，也是如此。我如果不先尊敬他，妄自尊大，他怎么会关心我呢？

这时，我又想了：我和家庭的关系是怎么回事呢？父亲

用一套管教来爱我，母亲用哭来爱我……

我该和你谈谈，我想出来的那个计划了。

首先，我搬到工厂去住。这样做是有好处的。我每个星期可以回去，这种小别对我母亲来说，也不是没有痛苦的；可是这样使她慢慢习惯起来，总比有一天我一下子就走得远远的要好得多。这一次，做得很成功，她一下子就同意了。我笑着说：“妈妈你满口答应了，又没有哭，多么好啊！”只是到了星期天，她很早就倚门等着我。我回家也是有计划的，一次比一次回来的时间短，甚至到后来，我回到家把妈妈留给我的好菜，三口两口吃完了，又跑了。

这样做，对我自己也有好处。从前我没有自己洗过衣服，现在自己练习洗了。独立生活嘛，不找机会锻炼还成吗？

有人不同意我的做法。这些人也是支援拖拉机厂的女孩子，她们抱着相反的见解：认为越是快要离开上海了，就越应该多多地回家。她们就是这样做的，爱惜着每一分钟，不是为了工作和学习，而是为了家庭的那一丝有奶香的温暖。

我坚决地回答了她们：“我不能那样。比如，为了将来要洗衣裳，现在连一件衣服也不要洗吗？”我的话在男同志中是受到欢迎的，特别是那个小吴。小吴是谁呢？我忘了告诉你。他是我在纺织机械厂的党小组长。他和我很要好，不断地来看我；可是他从来不到我家去。那时，只有这一件事我还瞒着我的爸爸和妈妈。

眼看，我们快要期满了，我就要离开家和离开上海了。我一心要到拖拉机厂去，不管它多么远，我也要去。只是，

最后还有一关，我想象得出来，妈妈要一路上哭着送我，一直送到车站，那会象送殡一样。一方面站台上的歌声和铃铛声；另一方面却是妈妈伤心的哭泣声。那可怎么办呢？所以，两个月以前我就筹划好了。我劝说姐姐不要到车站上去，也叫她劝说妈妈不要到车站上去。

总算成功了，她们答应一个也不去。但是你会相信吗？

事实上总不是如此的。她们不但去了，而且，我敢说她们以后再也找不到这样一个哭的好机会了。

先是我姐姐和妈妈坐在一辆三轮车上，一个比一个哭得凶；后来，我和妈妈坐在一起，我说：“你哭什么？你看我还笑呢？”结果，她哭得更厉害啦！我只得又和姐姐换过来，让她们两个抱着哭，我一个人坐在前面那辆车上。路上的人看见一个人在笑两个人在哭，实在猜不透这是怎么一回事。

到了车站，我不再管她们了，让她们哭去吧！我一个人钻到送行的同志中间，我和他们谈着，笑着，仿佛我也是一个送行者。

小吴这一天也来了。我对爸爸说：“爸爸，小吴也来了。”本来他们在一个工厂工作，还用我介绍什么呢？加上旁边有人喊：“小吴，你来送谁呀？”我想爸爸还不那么糊涂，单从这两件事情上，他也会猜到我们的关系的。这一天，我爸爸对小吴实在好，他一直和小吴站在一起。我有时偷看他们一眼：爸爸有时吸着烟，有时和他谈着什么，可是从开始，我就觉得爸爸失去了镇静，那是为什么呢？

有人在我耳朵上小声说：“你看你妈哭得多伤心，你偏会

笑。”我大声地答：“为什么不笑，我是到洛阳去啊！”这句话爸爸显然听到了，从此，他的眼睛没有再离开我……

开车的前两分钟，我走到爸爸的面前去，这时我才看得出来，他的眼睛多么忧伤呵！妈妈只是为了不要我走才哭，但是爸爸的眼睛，却有更多的意思，好象是说：“你为什么走呢？你为什么离开家，离开小吴要走呢？为了我不去，你才走的……”是的，他只这样说了一句：“你走吧！我们也会跟着去的！”就走开了。

剩下我同小吴两个人了，我问他：“爸爸为什么说这句话呢？”他笑着说：“我也不知道呀！”我说：“你知道。”他说：“我实在不知道。”我又固执地问：“他刚才和你说，他要 去 吗？”“没有。”“他既没说，为什么又说我们呢？”我这样问了，又不要他回答了，我抢着说：“你没有看出来吗？爸爸的思想有些活动了。我看我要和你订个计划，在你没有来拖拉机厂以前，要先帮助爸爸入党……”为什么不呢？现在有多少青年人拖着老年人一起进步呵！

这时车开了，我连忙跳上车，只顾看小吴的脸色怎样回答我。当我向爸爸望去的时候，他刚刚背过身去，似乎在用他的汗巾擦他的眼睛……

四

我到拖拉机厂快四个月了。姐姐来信说，她一想起我来，还是哭。我在信上报告了一切好消息：中州路修通了，法国梧

桐栽上了，厂房和宿舍也一幢一幢地修建起来了。我在信上又说：“用这里的一幢宿舍，换上海的一条马路我也不换。”说实在的，上海的马路是繁华的；可是上海工人过去一辈子也没有住过这样漂亮的宿舍啊！我闭口不谈困难。我遇到的困难，实在比他们想象的还多：什么北方的风沙呵，什么北方的不合口味的菜和饭呵……

可是我得同你谈谈学习上的困难。

你已经看到了，我们的教室，就在上楼梯的那个地方。这些房间人都住满了。只有那里地方还大些。四个楼梯就是四个教室，前面有黑板，后面摆上椅子，半露天的，空气很好。

我们的教员都是计量室里的工作同志，将来工作起来，他们都是技术干部，现在可都是我们的教员。他们也刚刚从汽车厂实习回来，所以教起我们来，特别热心。

有时候，也实习。那是到他们办公的地方。生产大楼你去过了吧！那也是单身宿舍大楼，房间太小，办公大楼一盖起来，就会搬家的。现在那个小房子里，已经摆满了仪器，据说还有一些没有运来，这些仪器都是国外订货。只拿立式光学机来说，他们教着教着，自己又研究起来了。因为他们也是从来没有用过，这都是最新式的科学仪器。

一起研究的结果，他们发现了我的基础太差。先让我读些基本的理论书籍，这样又搬来一块小黑板，给我一个人写写公式或是画个剖面图。

可是，我仍然跟不上。我们班上大半都是高中毕业的学

生，他们都知道我工作了五年，实习一出来就是四级工，学习起来一定比他们强些。其实，也不是这样，拿万能量具这件东西来说，我有些知道，也不完全知道。后来讲到双管测微计，我就一点不懂了。我们的计量室主任，总觉得我学习得不好，他说：“我是一个转业干部，看我的基础比你还差……”

不瞒你说，有一个时期我真的闹情绪了。

我们这间屋子，摆了四张床。白天只我一个人屋里，她们到了晚上才回来。其中一个常常出差，一个月有二十天不在家。另一个是厂长的秘书。她戴着一副眼镜，年纪比我大不了多少，我一看见她就觉得自己象小孩子一样。你看，人家什么都懂，每天要办多少公事啊！她回来以后，累得躺在床上，一会儿睁开眼睛，一会儿闭上眼睛。还有一个是技术教育处的，我叫她蔡大姐，有一天我找她去了。

本来我想请求调班，走到门口又改变了计划，只想问她一个算题；可是走进屋子却又扯起我父亲是不是技术工人，能不能来厂这些话。

因为小吴来信告诉我，最近已接受爸爸入了党；但是思想上总有个顾虑，不愿意来，据他想，可能是怕拖拉机厂不要他。

既然厂子需要老技术工人，背不住有一天爸爸会来拖拉机厂的，那时他一看我不做检验工了，还象什么话，于是下了决心：好好学，跟上去，少玩！

过了几天，三角学又把我难住了。这回我又泄气了，这样一道一道难关，我对学习真失掉了信心。

我就是在小黑板前面这样坐着。一会儿看看书，一会儿又在小黑板上划着。到后来，所有的时间，也没有我把脸藏在书本里的时间长些。我没有哭，只是想用它遮住眼睛，什么也别让我看见才好……到后来，书本湿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哭了……

有一天，我一个人这样坐着，蔡大姐拿着一封信走进来了。我的信都是由她那里转的。可是，今天我并不喜欢。我慢慢打开信，知道是父亲写来的，前边是一些普通的话，在最后用小字又添上了一行写道：“小弟弟每天吵着想你，早上起来，摇着他的小床说：‘把我的拖拉机，开到洛阳去！’”这明明是说爸爸要来啦！我喊道：“这是爸爸要来啦！”蔡大姐自然关心这事，抢过信去看，以后她又望着我的脸，问：“你怎么啦？”我感到心里有些不舒服，刚才我的眼睛也许亮了一下，可是现在叫我笑，无论如何也笑不起来。我心里想：既然爸爸要来了，我还是学习不好，多丢脸啊！蔡大姐吓住了，走过来，扶着我上床。我刚躺下又坐起来，仍然抱住那本三角……她又劝我躺下，我又坐起来，我好象发了热病似地说：“不，我要学会它，我要……”

蔡大姐什么都明白了。此后她每天晚上抽两个钟头的时间教我。看她多么忙啊！一会团里找她开会，一会墙报也找她开会，好象她下了班比在班上还忙。但是，她老是留出时间给我补习三角……

现在我已学习高中的课程了，我觉得学习是青年人的责任和光荣。